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我的小說.word
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<u>檔案加载中</u></p> <p>滋……滋…… 100101010111010100011101…… 是程式碼啟動的聲音。</p> <p>無數的代碼與迴圈自眼前一閃而逝，很快地那串閃著綠光的字元便鋪展開來，構成許多肉眼可識別的元件。元件在頁面上晃了幾晃，不久便浮上了新細明體組成的方塊字串：一份完整的 word 檔就展開了。</p> <p>揉揉眼，再度睜開——自己正站在一間隱密的房裡。眼前是一個矮小的講桌，發了霉，仍倔強著投以台下嚴厲的目光。下頭空蕩蕩的，半個人影也沒有，看上去大概是某場演說的散會現場。悶。黑色的短髮被汗水濡濕了，胡亂黏貼在雙頰上。低下頭往身上一瞧：除了呆板的背心，右手不明就已地抓了個東西。掌心張開，一個銅製的破爛胸章便亮在眼前。灰底紅邊，是組織的象徵。</p> <p>嘖，真是半點美感也沒有……早知道叫他下筆前去翻一翻時尚雜誌的。 將髮絲撩到耳後，順著走道踱下去。兩側的長椅歪歪斜斜地依偎在一起，看似混亂，卻又巧妙地融合出一幅和諧的圖像。嗯，這更怪不得他了，趕稿兼顧美感對新手而言屬實過分嚴苛了。倒是，眼前的一切襯托出了毫無規律的荒謬感：這倒成了作者想傳達的東西了吧？</p> <p>再往下走，就沒有然後了。只是不見盡頭的空間與長椅而已。畢竟，他甚至還沒想好這個場景的布局！我拉把椅子，坐下了，望著遠方發起呆來。以我為首的地下組織想推翻沉迷於邪教的腐敗政府，乏味的劇情加上盡不合格的文筆，我看是擄獲不了評審的芳心了。就這樣等了半天，不遠處的牆面才不情願地閃爍了幾下。幾行模糊的代碼跑過，一個半透明的對話框便在眼前舒展開來。</p> <p>「<u>抱歉，來晚了。放學後還在趕報告。</u>」</p> <p>新細明體的黑色字樣自閃爍的直線後敲出，隨著對話框懸停在米白色的牆上。對方還貼心地加上了底線，但這份溫暖怕是傳遞不到評審手上了。</p> <p>「終於啊，大作家。還以為這兒又成為你哪篇棄稿了。」 我滿不在乎地揮了揮手。對這個敏感脆弱的傢伙而言，棄稿與存而不用點子比比皆是，</p>	

本篇絕非先例。這等難聽話倒可大咧咧地罵出來，反正他也習慣我那直腸子個性了。
「給我瓶啤酒，冰塊要多一點。讓我在這悶個半死的地方等老半天，好歹也給點補償吧。」

對話框消失了。腳下世界的程式碼立即窸窣地騷動了起來：幾近是一眨眼的工夫，一個憑空生成的鐵鋁罐便朝著我的臉砸過來。我閃過身子、順勢一抓，捏住了瓶身。好險，差點兒把一瓶救命仙丹枉費在地。

「沒禮貌，誰叫你用丟的啊。」
我不滿地咕噥幾句，拉開插銷便灌下一股清涼。對話框再次長了回來，雖然聽不見，卻感受到螢幕另一頭的傢伙在偷笑，震動的游標將畫面攪動得浮晃晃的。

「說幾次了，這個橋段的氣溫只有二十度，再喊熱就把你給刪了。」
對方懶洋洋地反咬一口，不講話了。這傢伙今天意外的話少啊……我想也是。被課業折騰的同時，回到家面對的又是拖了整整一個月沒有破口的稿子。我抹抹嘴角，把喝剩的空鋁罐扔在腳下，踩扁了。框郎，反正這個虛幻的空間裡沒有亂丟垃圾的問題。

「好啦說正事。這裡已經閒置快一個月了，我卻也沒重生在新的檔案裡。意思是，這回還捨不得放棄這兒吧？」
周遭除了白還是白。扣掉窗外永遠不會西沉的落日外，什麼也沒有。無聊，我打了個大哈欠。畢竟，我太熟悉螢幕後的那個傢伙了：沒有靈感便自暴自棄地放棄寫成的橋段，將我塞往下一處毫不相干的故事裡。善變，抗壓性低。難不成每個偉大作家的誕生都得經過此番洗禮？

他有個作家夢。而我作為他無數篇作品的主角，卻與他筆下其他角色有著截然不同的待遇：我擁有與他的「對話權」。在我看來這也非什麼值得誇耀的事，畢竟對方是個惹人厭的怪傢伙。多愁善感、陰陽怪氣，遇到挫折就是憤世嫉俗。話雖如此，我依舊伴著他走過了六年的歲月。

「趕什麼報告，分組論壇那個？」
「嗯。」
「又只有你一個人？」
「……嗯。」
「不意外。有人願意收留你這種怪胎也難。」
「哼，說得我好像搖尾乞憐的可悲之人。世人的目光盡是短淺，我可和他們不一樣。我會思考！你懂嗎，思考！」

對話框登時激動起來，劈頭便是一大串生澀的醍醐灌頂。什麼尼采柏拉圖薛西弗斯，我聽

不懂，也懶得去計較。嘆口氣，兩腿一蹬從半開的窗子翻了出去。外頭亦是空空如也，什麼造景也沒有，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是靈感枯竭的鐵證。枯燥的金風颯來，混著他的喋喋不休，成為一股燥熱的濕黏氣息。

「所以，我不會和他們同流合汙！」

打出這行氣勢萬鈞的咆哮後，對話框總算靜了下來。見我沒有理睬的意思，他只好再飄過來，望著一片空白發起了呆。兩人雖然隔了道名為維度的鴻溝，卻又是如此的相近。也許就如人際關係一般，距離最遠的往往更親近吧？

「演講完了？所以你得到了什麼，人手不足以致十一點多才趕完報告？」

「……燕雀安知鴻鵠之志。」

好吧，我粗俗，我孤陋寡聞。起身，往他的反方向逛了出去。

「話說，你什麼時候要讓我死啊。」

腳踩在一旁光亮的地面上，無所謂似地拋出了這句話。果不其然，一旁死人般不發話的對話框再度躁動了起來。

「……說幾次了，我會視小說整體性安排。況且你是『救世主』，怎麼能輕易讓你死。」

「哈？不是叫你拿掉我這荒謬的頭銜嗎。話說回來，

那你只需要讓我和西門他們一樣，凡事靜候你的安排就好了。為何要給我與你『對話』的權利？」

我折回去，伸手抓向眼前進入螢幕保護程式的對話框。指尖自半透明的框線邊緣穿了過去，徒揚起一陣灰，在空中亂無章法地飄盪著。

「因為……你不一樣。」

你是以我為原型塑造的。」

「有趣了，造物主是吧。」

弓起身子，我從對話框的頭頂越過去，驚起了幾隻程式碼生成的同款烏鴉。

「按著你的樣式造我，卻沒賦予我相同的靈魂。」

「隨便你怎麼想，你就是我。我是作者，我說的算。」

對話框頓了頓，回嘴。

「欸，是嗎。我可不認為我會為了些幼稚的理想放棄小組討論的機會。還有別忘了，我若不符你的期待，是你的疏失。這證明作者的功力不純熟。」

幾個小時過去了，鹹鴨蛋般的夕陽依舊懸在地平線邊。畢竟只有作者往下編織劇情，這個世界才會有所更動。

「你還是沒回答我。為何以你為原型就得擁有對話權？」

對話框再次沉默，消失了。不久，稍遠的天邊出現了些許變化。幾抹嫣紅如畫筆在橘色的畫板上烙下印來，渲染出晚霞的蕭瑟。

「……因為只有這樣，我才能找到歸屬感。」

鍵盤敲動起來。火紅的晚霞漸漸西沉，隨之東昇的是沉默的夜帷。叮，一顆星子於東北角亮起，如隻眼睛窺視著大地。鍵盤敲打的幾分鐘內，時序便流轉了幾個小時的尺度：這大概是近一個月來最大的改動了。

「只有同類才懂得惺惺相惜。你絕非只是一個角色，是我唯一願意傾訴的對象。」

「這個世界滿了傷痕……但你是我僅存的溫柔。」

對話框躲在厚重的雲層裡、吐訴著敏感的句子，活像某些自憐自艾的文藝青年的詩句。連氣溫都識趣地低了幾度，不說還以為是哪齣悲慘又光明的歌劇開場白。一陣冷風倏地鑽進領口，我打了個哆嗦。自私鬼，光顧著自己的悲劇主角光環，也不想想一旁的工作人員該有多辛苦。

「演完了沒，好歹先給我件外套啊！」

我沒好氣地大吼。但對方還陶醉在自己那不存在的美夢中，只是隨手在鍵盤上敲出了件大衣，往我的方向一扔，再度無可救藥地栽回了自己的「痛苦撲滿」中，如數家珍似的賞玩每份收藏的「不幸」。

雙手緊緊鉗著大衣，我吁了口氣。這衣料子只姑且稱得上擋風，保暖可就太差強人意了。

「從小，我就是缺愛的孩子……得不到師長的認可，更別提同儕的歡迎。所以，我學會了偽裝自己，戴上一張又一張的面具。即便面具下的我早已淚流滿面，也沒人在乎。這就是社會，殘酷現實的社會！」

「落井下石、冷眼旁觀，沒有人願意理解別人的世界！所以我創造了你，唯一能理解我傷痛的另一個自己！」

舞台正中的鎂光燈啪的一聲亮起來，撒在正中央頭戴荊棘冠冕的人兒身上。他捶胸頓足、聲嘶力竭，控訴著這個社會的不義。純潔的白鴿圍繞著他飛行，彷彿有聖光自他的面容發出；台下的觀眾哭喊、下跪……不對，哪來的觀眾？

「你鬧夠了沒啊！」

這回我真的火了，罵聲撕破了紙糊的舞台，化作一堆碎片在空中翻飛。他似乎被嚇了個正著，對話框即刻消失了，場景很快地回到了晚間的沉寂：只不過這回氣溫沒那麼低了。

「……你看，連你都不肯聽我說了。」

「情緒勒索就免了吧。所以，這就是你給我對話權的理由？」

「只有珍視之人的一字一句，才配得上我的聆聽與信任。」

「得了吧，什麼世人與珍視之人，你只是不願意承認自己在自討苦吃。」

「我有說錯嗎？難道你還像個三歲小娃，認為世人依舊值得信任？」

「沒有人反駁你。這個社會固然殘酷，造就了你的畫地自限。是你親手封死了所有的可能、只留下一套非黑即白、滿是個人偏見的故事。什麼世人險惡、自己溫柔高尚，把這等自吹牛皮的狹隘觀點奉為自我成長！滿口哲學式的胡扯、自以為悟出了什麼不可一世的道理，不過是為自己的幼稚找藉口罷了！」

我不耐煩地罵了半天，要說能讓對方頓悟就太理想了，我心裡清楚這不過是每日都在重複的環節罷了。講完，我清清喉嚨，沒好氣地坐下了，雙腳踢騰在濃厚的夜幕裡。

「……非黑即白？」

「把人一分為二，只要不認同你的哲學的就是膚淺的世人。我沒說錯吧？」

「若我像你說的自導自演，也不會拚了命的在人身上尋找救贖！」

「但你早就有答案了。救贖無處不在，你不願意碰觸它罷了。因為獲得的瞬間，你就擺脫了那淒美悲劇般的尋尋覓覓，就不特別了。」

對話框沒有再回話，只是懸在不遠處新長出的針葉林上空，頂著一輪初升的弦月。奶白色的月光拂過大地，好似一曲悲愴的安魂彌撒。不一會兒，便裹上了層螢幕保護程式的薄膜，緩緩消失在夜幕裡。

綠色的代碼乍現，眼前的世界開始模糊、扭曲，隨著使用者游標的最後一次擊落，連存檔都沒有，眼前的世界便陷入了沉寂。

【第七章】- 酒館事變

乘著紅酒的高腳杯在手中搖晃著，激盪出一個寧靜的圓弧。克里斯抿了口酒水，抬頭，便瞧見西門站在不遠處的門廊邊。

酒館的空間本就不大，設計又是出奇地狹窄：扣掉吧檯佔去的空間，剩餘的只可說勉強納下一個人通行。幾個喝得爛醉的酒鬼橫七豎八地倒在地上，弄得屋裡烏煙瘴氣——也正是此類無人在乎的底層市井，是談「那種事」的首選。

克里斯朝著門邊的人兒使了個眼色。對方那雙鬼靈精的眼眸轉了下，便若無其事地挨了過來。為了避免他人起疑，沿路還和一個醉漢嬉鬧了一陣，這才搖頭晃腦地走到了吧檯前。

「喂，裡邊的小哥。老樣子加冰塊。」

克里斯挺直了腰桿，偷眼望向站在身旁的男人。西門。留了臉蜷曲的落腮鬍，衣料子像是吟遊詩人般東一塊西一塊地披掛著，處處是補釘與污漬的痕跡。

西門挨了過來，就座了，指尖在桌上輕輕敲了敲。克里斯會意，思緒便飛快地轉了起來。

距離計畫……還有一天。不多不少，他還有一天的備戰時間。年輕的酒保轉了過來，一杯浮著冰球的威士忌隨著他的手落在桌上，推到西門跟前。大鬍子的男人接過杯子，開了口。

「氣色不錯啊，老弟。比幾天前那個娘們樣的懦弱小鬼好多了。」

克里斯苦笑，搖搖頭。說起來，這陣子可真為了計畫忙得昏天黑地。再怎麼說，這個行動以目前的組織而言還是太艱鉅了。嘆口氣，緊緊交握的掌心搓著一塊爛鐵。紅灰色的線條潦草地交織著，活似一齣爛劇：誰能料到這將是成功的標誌，抑或死亡的信物？

落腮鬍西門灌下酒精，斜著眼細細打量起一旁的夥伴。烏黑的髮絲罩著略顯蒼白的臉蛋，對方此刻在他眼裡不過是個不足為懼的孩子。然而，直覺敏銳的他嗅到了一絲不對勁。

「克里斯！」

西門大吼，捉住夥伴的衣領便往後拉。砰的一聲，克里斯身後的牆已烙下了一顆渾圓的彈孔。

克里斯猛然回神，隨即壓低身子。是偷襲！怎麼有人知道他們在這裡？是政府的人嗎？千頭萬緒還在腦中亂竄，扳機再度扣下的聲響已在耳畔響起。完了，這回躲不了了。

滋……滋……

定格。無論是刺客抑或西門，射出的子彈滯留在空中，還看得見噴射瞬間炸出的幾道白煙。克里斯就這般在原地愣了好一會，嘆口氣。扭頭，向身後的老式留聲機瞅了眼。

「哪裡又出問題了，大作家？」

留聲機沒有回應，上頭竄過了幾行亂碼。不用幾番功夫，熟悉的對話框便自擴大的喇叭口飄了出來。

「爛死了，沒頭沒尾的。這段全刪了。」

我皺眉。刪掉？已經重寫將近十次了，再往下也只是無意義的排列組合而已。

「哪裡爛？把西門描寫得不錯啊。」

「這段劇情壓根沒有存在的必要，全是應你的無理取鬧。聽著，這是篇圍繞著『虛無主義』的作品。再敢叫我加一些無關緊要的內容，就把你踢出劇本。」

我抹了抹嘴角，舔掉殘留的一滴紅酒，往後方走去。順著彈道，輕而易舉地取下那顆定格的子彈，雜耍似的在手裡把玩著。

「誰叫你總不告訴我的死期，我只好自尋機會了。」

「為何你老愛提這個話題，就這麼愛尋死嗎？」

「這要問你了，按著自己原型造我的傢伙。」

「……或許吧。但我不允許這事臨及你：攸關我最重視的人的性命，我怎能棄之不顧。」

「你不覺得這話由你來說一點說服力也沒有嗎？」

我爆笑出來。笑聲混著酒氣，一遍又一遍地迴盪在窄小的酒館裡。對話框只是紋絲不動地處在原地，任憑這最為原始的反駁。

「一個對生活生無可戀的學生，一個自命不凡的思想家。嘴上說著賦予珍視之人對話權，卻始終以愛之名把最終決定權握在自己手裡。矛盾，好不荒謬！」

就這樣笑了許久，我才拖著抽痛的肚子緩了下來。對話框自留聲機無聲地躍起，水平地貼上天花板——逼得我仰頭方能參見他的容顏。

「膚淺，笑什麼？告訴你吧，只有完全參透虛無主義的核心，你才會理解我的所作所為。既然生命中一切的努力終歸虛無，何不乾脆隨心所欲，讓自己至少不要那麼痛苦？」

「好哦。跟我扯尼采做什麼？況且他也不是虛無主義的。」

「誰的理念，都不影響荒謬的本質。做什麼都沒有意義，所以你沒有必要討論我做任何事的邏輯。」

「無聊。拐彎抹角了一堆，又在替自己的為所欲為找藉口，造物主。」

我又打了個哈欠，把手中的子彈瞄準天花板一擲。咚的一聲，子彈穿過了對話框，再度落在地上。

「你壓根沒有參透你所言的任何哲學，更別提意願。你只是不停地斷章取義，只擷取符你心意的片段；餵養你的自我欺騙，形成只剩下個人色彩的極端理念。

還有，如果我就是你，你不可能說我膚淺。」

對話框不悅了。

「好，要跟我辯是吧？這要從虛無主義對自由選擇的兩種解讀說起……」

「夠了。我只是來喝個酒，不是來聽你疲勞轟炸的。」

我擺擺手，翻正了有些塌陷的衣領，朝酒館門口信步走去。對話框沒有追上來，只是自顧自地貼在天花板上，似乎仍對被打斷一事耿耿於懷著。

推開酒館的門，夜已經深了。一彎眉月升到了天頂，居高臨下地盯著那個逃離劇本安排的人。笨重的鐘樓矗立在不遠處，眯起眼來細看，十點十分。不意外，「酒館事變」的橋段尚未落幕，外頭的時空是不會切換的。而那位執筆者還沉浸在自己美妙的悖論中，正留給我些許空檔好好瞧一瞧這個小鎮。

無論遇見何等凶險，我總能逢凶化吉。通俗點說叫做主角光環，他便反向操作為使我死不

成的理由。自由選擇……方才的辯論內容仍在腦海中回播，我縮起臉。當「我是由他塑造、賦予生命的角色」的前提成立時，宿命的項圈便已套上了。那還談何「選擇」？若選擇的結局都掌握在他手中，他究竟想從我口中聽見什麼？

晚風是依舊的涼，我步上了一座拱橋。拱橋上站著一個女人，雙臂倚在護欄上，任微風颳起她栗色的長髮。雖說這是「時空暫停」的空檔，我仍下意識地摸了把躺在口袋裡的胸章——呼，還在。真是的，明明心知肚明作者不會讓我死成，我是在戰戰兢兢個什麼勁？

嘆口氣，我上了橋，停在距女人兩肘長的地方。我的視線隨著她的目光落在橋下的汙濁裡，咚的一聲沉沒了。想必這是酒館事變後的劇情吧？雖還不曉得劇本，反正現在做什麼都無傷大雅。

「喲，晚安啊，美麗的女士。」

理所當然，得不到對方的回答。我慢悠悠地將手枕在腦後，凝視著骯髒小鎮的遠方。但很快地，我又對千篇一律的單調景色失去了興趣。扭過頭，偷眼望了身旁俏麗的女郎一眼。來都來了，乾脆……

我舉足，往她的方向接近了一些。見對方沒有反應，我索性整個人貼了上去。哦，她的手臂很是暖和呢。登時，諸多下流的勾當在腦中周旋起來。嘴角微微一勾，我情不自禁地望向了對方的眼睛，發現對方也正看著我。琥珀色的眸子空靈地眨巴著，送來令人神魂顛倒的秋波……等等，奇怪。

尚未等我反應過來，突兀的撕裂感已熱辣辣地燙入了下腹，視線登時模糊了一陣。我往後踉蹌一步，右手顫抖著摸上了腹部：隨之抬起了滿手的腥紅。

「啊？」

又是一陣暈眩，雙膝一軟跪了下去。女郎平舉的手槍收起，朝著我緩步走來。不……單手撐在地上，我吃力地想挪動身子，身體卻不聽使喚地癱軟下來。他開始寫下一個篇幅了？怎麼會，難不成酒館事變當真要以「時空暫停」此等荒唐的戲碼作結？我朝空中嚷著，喊他的名字。雲層更濃重了，幾絲鬼魅般的影子飄忽著，就是不見對話框的蹤影。

女人在我的身邊蹲下，抽了出布條綁住我的手腳，矇上了雙眼與口。看不見，卻聽得很清楚：她朝著周圍喊了聲什麼「任務完成」。旁邊還有其他人？莫非跟酒吧的偷襲者是同夥的……。接下來我記得的，只剩下頸側被劈了一掌——接著，便沉入了不見天日的黑暗中。

待到重見光明之時，已經不曉得是幾小時後的事了。寒意纏上身子，迎接我的是場劇烈的

頭痛。每處的毛細孔都在尖叫，我難耐地想伸手去按，卻發現自己被綁在張椅子上，手腳被嚴嚴地封實了，動彈不得。

這是個半封閉的空間。場域以我的椅子為中心向四周畫出，交錯的石塊在地上排列成陣，以幾圈詭異的符號相連著：我一眼便識出是政府的標誌。周遭靜悄悄的，半個人影也沒有——難不成這也是儀式的一部份？

該來的還是來了。我抬眼，望見被扒下的背心被一根木刺穿過，懸在不遠處。本該裝著某個胸章的口袋被剪破了，翻飛著……好似在見證一場諷刺的默劇。

過了不久，幾個穿著烏黑長袍的人走了進來，圍著我在周遭圍作一個圈。他們的臉被面具遮擋了，像是某種祭司。自從我離開了酒館，「那傢伙」就銷聲匿跡了。所以，也無法期待哪個對話框前來「搭救」了吧。也罷，沒有人比我更清楚這故事的大輪是誰所推動的。

為首的祭司走離了陣列，停在我的跟前。看不見表情。只是悠悠地注視著我，像要把我看透似的緊迫盯人。

「你的時候到了，異教徒。」

不等我回應，祭司長便從身後拿出了一個東西。薄薄的金屬片，紅色的紋路如蛇在灰底上爬出了一面盾形圖騰。

「組織的異教徒……是不被『祂』允許的。」

祭司長從旁人手中接過一根點燃的火柴，往那個象徵組織的標誌抹去。火光刷地明亮起來，在他手裡燒成一團刺眼的光亮。我盯著那團火球，祂？

組織，為推翻沉迷邪教的政府而生。說是作者要讓我的成功諷刺宗教的虛無性，眼下卻演變成了我的死期。雖說我所知的劇本有限，他卻從未提過這類反轉，更像是臨時加上去的。他想報酒館事變的仇？想藉機讓我安分點？該死，能解釋一切的傢伙卻在此時消失了。

「什麼意思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祂教導我們言語，賦予我們靈魂……而你卻密謀造反，在祂的神壇前褻瀆了祂。所以，你也將被祂的火舌燃燒殆盡。」

「我們是祂的子民。由祂所造、因祂而活。而你卻拒絕聆聽祂的聲音。你被迷惑、與祂作對，甚至妄想推翻祂。自以為能夠成功，最後卻只是徒勞地回到原點。」

「這些，你比我們更清楚不過了，大祭司。」

祭司長將面具褪了下來，露出了一張爬滿鬍鬚的臉。我愣住，卻隨即了解了。順道，酒館事變的刺客也得到解釋了。我嘆口氣。到頭來，自始至終被蒙在鼓裡的還得是我。

「所以呢？我能夠與他對話就得成為他的代言人？」

「你是唯一聽得到神諭的人。無論你喜歡與否，這都是你的宿命。沒有人強迫你，因為不會有人比你更清楚你命定的結局。所以別逃避了，大祭司。請您帶我們回到，有祂指引我們腳蹤的年代。」

西門平淡地說完，朝我伸出了手。我斜眼瞥去，無聲接過了遞過來的一根神杖。那根木頭舊得可憐，卻因神諭這等可笑的理由被人細細地供養著……諷刺，造物主。想不到奉虛無主義為主桌的狂熱份子，竟玩起了自詡為神的遊戲。

沒有劇情，沒有展開，一切都回到了原點：自始至終，這都只是場自導自演的，獨腳戲。

「至尊者，求汝聆聽我的聲音。」

以西門為首的祭司在我身後整齊劃一地跪下了，靜候禱言的繼續。

「賜予我智慧，回應我呼喚，在此靜候……」

往前擲出杖，我閉上了雙眼。

「……給我他媽的死出來！」

一個祭司嚇得驚叫起來，就沒有然後了。人們如同斷了線的人偶般撲倒在地，成了祂的祭物。一切都是如此熟悉，也會這樣持續下去：因為無論兩人產生了多大的裂痕，熟悉的滋滋聲依舊會在耳邊響起。

西門沒有說錯，一直都沒有。畢竟，沒有人比我更了解眼前的這位「他」了。他不是什麼哲學家，也不是造物主，更非什麼指引大家的神明——他就只是個，敏感纖細、渴望理解的少年而已。

「哈哈……雖然不意外，你罵我的瞬間我還是真心難過了一下。我在你眼裡有這般惹人厭嗎？」

仰頭，眼前的已不再是政府的私刑現場，而是一汪湛藍的夜。那久違的透明身影浮在空中，新細明體的字樣在空中閃爍著，模仿著搖曳的星光。

「得了便宜還賣乖，自詡為神的傢伙。別跟我說這一大串胡鬧也是為了凸顯你可悲的荒謬性？」

「容我考慮一下。或許可以成為劇情的一部份？」

「別鬧了。你到底什麼時候要推進劇情？」

幼稚，沒良心。我無奈地嘆口氣。沒辦法，誰叫我遇上的是個難纏的作者？不高興就盡幹些賭氣的行為，沒想到六年了還是半點長進也沒有。

「現在。」

「頭一次這麼爽快。什麼內容？」

「你的死期。」

新細明體字樣閃動了幾下，停住了。熟悉的滋滋聲再度響起，但這回，一切都沒有變化：只是無意義的訊號，見證著一切的徒勞。

啊？

死期，為什麼？

見我沒有反應，對話框只是捉摸不透地漂浮著，任憑這場沉默無限延展。

「你聽見了，沒錯。你的死期。不過對你而言也是佳音吧？」

「原因是……？」

「怎麼，完成我摯友的願望是理所當然的事吧？」

「先不說你怎麼突然改變心意了。我說你，為什麼又想放棄這部作品了？」

「啊，原來你是指小說呢。但你誤會了，因為這次……」

「我是來徹底讓你從我的世界消失的。」

啪答，綁住手腳的繩子在鍵盤的敲打聲中割斷了，落在地上。說也奇怪，現下的我雖自由了，卻被股更為沉重的力量囚在椅子上，好似任人宰割的死畜。對話框悠悠地飄了過來，無形的游標駐足在我的頭頂。

嘆氣。

「果然，老愛求死的人在真要死去的瞬間仍敵不過求生本能啊。六年……好漫長的一段旅程呢。你一定一頭霧水吧？沒關係，先讓我們來好好重溫這段美好的時光。」

腳下的世界開始轉動。光影乍現，聲響交錯，一個模糊的身影自遠方逐漸現行。鏡頭拉近，記憶的輪廓也清晰起來：那是個小男孩。膝蓋雖受了傷，臉上卻堆滿了笑容；小手捧著一疊雜亂的手稿，被揚起的風吹得啪啦作響。

男孩的手伸進手稿中撈了撈，沒多久便拉著一個黑髮的人兒跑了出來。人兒起初很羞澀，但很快地他倆便成了好朋友。兩人無話不談，天文到歷史、昆蟲到畫圖，男孩的手很巧，替身邊的玩伴設計了件別緻的背心……在這個兩人世界裡，一切的他者都顯得多餘。

「克里斯！跟你說哦，我以後想當作家！」

某個涼爽的夜晚，兩人一齊躺在草地上，仰望著漫天的星斗。叫做克里斯的黑髮人兒聽完了，別過頭，望著對方皎潔的雙眸，好似星星的倒影一般。

「好啊，無論如何，我都會在你身邊的！」

「一言為定哦？」

「打勾勾！」

繼那個夜晚後，男孩便開始了……

周遭的一切戛然而止，畫面就這樣定格在兩人勾小指這一幕。不說還以為作者又在打什麼荒謬感的歪點子。

「怎麼停住了？」

「對，還沒結束。接下來的一切你也知道。但在我心中，這一幕過後，一切就已經結束了。」

我沒有回話，思緒好似沒入水中的石頭。夜幕依舊，此刻的兩人卻再也不如從前。是不是就算隔著名為維度的鴻溝，人終究逃離不了漸行漸遠的命運？

唉……

「你一直引頸期盼的救贖，是我。」

「你很聰明。」

「因著我那句話，你認定我是這冷漠世界中唯一的避風港。」

「不愧是我親手捏出來的角色。」

「而我卻讓你失望了。你以為以自己為原型造我，就能找到認同與歸屬。但隨著時間過去，我不僅開始反駁你的理論，甚至控訴你的人格——所以你對我動了殺機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你害怕了，反駁你那深信不疑的信念的，竟是另一個自己。」

對話框消失了。天空裡空蕩蕩的，少了對話框一閃一閃的線段，更顯無窮的蒼涼。但我明白，他在聽。

「你想把我從你的世界裡逐出去，因為你懼怕未知的那個自己。」

「錯了。我這麼做，是因為你是唯一有辦法打破這一切的人。」

舞台再度更迭。眼前勾手作約的男孩們的身影淡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一望無際的平原。平原上生著各式菜蔬、爬滿活物，在其上高懸著的，是一輪燒得火紅的艷陽。陽光普

照而下、滋養萬物。

「太陽，是為了什麼燃燒？」

這傢伙依舊如此喜歡打啞謎。我的雙手交握，安置在膝蓋上，靜默地等著他繼續他的演講。和以往不同的是，這次我沒有吐槽。

「為了滋養萬物、供給這顆星球溫暖？倒也不錯。但真正的答案是……」

腳下的田野在一夕之間消失。取而代之的是一貧如洗的幾何平面，朝著遠方無限延伸。舉頭，太陽的光芒四射，反照的金光讓我險些睜不開眼。

「不為了什麼。就算今天沒了世界萬物，太陽依舊會燒在那裡。這就是虛無：徒勞、沒有意義，空有痛苦的一切。而我們，就好似一個個太陽。」

「你想說的是，你開始追隨虛無主義的原因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你追隨著虛無，卻也被其侵蝕。所以你再次找到了我：你想看，我是不是真能打破這個定局。」

「你比我還清楚。」

「所以你開始了這部小說。設計我成為反抗『你』的存在，一步步漸行漸遠。我看似握著打破一切的美好劇本，最後卻依舊逃離不了你既定的結局。」

「錯了。打從故事的開始，我就沒有替你編排任何既定走向。如你所知的，你是唯一一個能與作者對話、扭轉宿命的人。你有權決定是要反抗我的故事，抑或與我同行……當然除了自殺。」

「……拐彎抹角抓著我不放的目的是？」

「因為仍相信，你是我在這個痛苦世界裡，唯一的救贖。」

這就是『救世主』的由來。」

沉默。坐在椅子上，任憑思緒飄向不存在的彼方。對話框的黑線在空中一晃一動的，太陽火熱如初，彷彿再過不久萬物便會融化殆盡。我起身，左顧右盼了一會。

「造物主，幫我個忙。」

「……怎麼？」

「這個，拿去。」

我的手伸入背心的內袋，取出一張摺得整齊的稿紙，往空中拋去。紙張在空中翻飛、舒展，與上頭寫成的劇本一同隱沒在正午的朦朧中。對話框望著字跡沉默了一會，消失了。很快地，周遭的一切再度更迭。

夜晚，計畫，威士忌。西門，刺客，留聲機。昏黃的燈光下，子彈射出的白霧狀軌跡凝結

在空中，與之相配的是西門定格住的詫異神情。場景回到了酒館事變：不過這次，時間不再受到造物者的「特赦」。筆直的軌道推進，挾著子彈輕易地嵌入了，於我的背脊綻出一朵艷紅的薔薇。

「克里斯！」

西門一個箭步衝過來，一把攬住了往前撲倒的我。血自傷處綿延不絕地漫出，一旁則是西門的複雜心緒。所幸，猶豫的時間沒有太長。他朝著槍聲的源頭招手，接著便是一個俐落的身影佇立眼前。沒有什麼記憶點，只有那個象徵政府的標誌在眼前晃著，如我所料。

西門示意那個刺客蹲下來，拿出事先備好的布帶，捆住了我的手腳。然而動作沒有持續太久，時間還是停了下來。

「你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抵抗著昏厥的要脅，我抬起眼。視線模糊，感覺卻很清楚：我的目光銳利地刺向遠方。

「這不是小說，是現實。」

沒有時間暫停的空間，沒有改變一切的權限。我們只有被殘酷的劇本一路推進：你我都一樣。」

「現實中有太多無法掌握的變數。受傷或力不從心，促使你逃到了這裡。你創造了這個世界，找到了我。親手搭起屬於自己的堡壘，好作為被現實壓垮前最後的浮木。因為只有在這裡，才能真正**掌控**一切。」

「眼前的現實崩毀之時，**虛無**隨之而生，這裡也宣告落成。你徹底與生活斷了聯繫，躲入這沒有未知變數的樂園裡。」

對話框沉默了。沒有同意，沒有反駁，只是淹沒在這片空間裡。最後，劇本再度拉鋸起來。

「或許我也明白這些，但我做不到。我，只是染了毒癮的人。不肯說服自己重回現實，即使一遍遍地感到痛苦。就如同你說的……我就只是個以『特立獨行』為藉口的膽小鬼而已。」

「你說的一切固然都對。但你若感到痛苦，就證明你無法打從心底贊同你的理論。你比我更清楚，因為我就是你。」

場景切換，回到了那個勾手立約的夜晚。記憶的大輪轉動，如同縮時攝影般往下鋪展：遭逢來自現實的各式打擊，小男孩的影子日漸消瘦、扭曲，黑髮的同伴也隨之變型；最後，兩人步上了截然不同的人生，站在鴻溝的兩端冷眼相望著。

「我，成了反面的你。意味著，我是你心中早已存在的質疑聲音。但你選擇逃避我、硬生生地分離出我，讓我與你展開無數場辯論……為的只是固執地捍衛那站不住腳的自尊。」空氣再度凝滯。懸崖的兩端，矗立著漸行漸遠的兩人。就這樣持續了良久，對話框終於開了口。

「告訴我，我該怎麼做？」

腳下的岩層晃動，轟的一聲崩解，身體開始下墜。我看見許多過往的種種：西門，政府大樓，酒館，男孩們……無一倖免，全在這場下墜中向無盡的黑暗奔去。

「殺了我，並找回我！」

墜落在繼續，我想是停不下來了。什麼都聽不見，但我明白，他在聽。

「只有讓心中的反面聲音重回你的主體，你才有辦法面對現實！聽我說，唯一的解方是親自從這場迴避中醒來！」

狂亂的風在耳邊呼嘯著，我只能嘶聲大吼。這一刻，我總算找到自己尋死的真相了。因為那是一個本不該存在的意識，向著根源的切慕之情啊！

「但世界就只是個虛無的舞台，光讓我感到徒勞而已……」

「那就直面生活。只有被它狠狠甩過一耳光，人方能意識到真實。不要以為虛無與存在是非黑即白的：一切都只是光譜。而兩者間交錯出的灰色地帶，正是你需自行尋找的，安身之處。畢竟，人也不是非黑即白的啊！」

喉嚨被碎裂的玻璃劃破，鮮血混著酒液噴濺在臉上，我失聲了。酒氣被呼嘯的風吹散了，但我隱約猜出是西門的威士忌。最後的時刻，我看見了對話框。

「看來這場辯論是我輸了呢，救世主。你真沒有枉費這個名號啊。這一切，真的會好起來嗎……」

我不知道。但你會告訴我會的，對吧？」

時空扭曲，一股足以撕裂一切的強大重力襲來，把檔案拆解成支離破碎的片段：感官在一夕之間停擺了。

我真的會死嗎？我不知道。

因為，那是下一個故事了。

一個屬於現實世界的，嶄新的故事。

011010110010101000110110……

滋……滋……

您已關閉檔案